

公主劳伦蒂娜

Principessa Laurentina

【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著
孙 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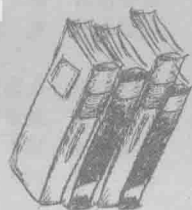


公主劳伦蒂娜

Principessa Laurentina

【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著

孙 双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7997

©1990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 Milano - Italia

© 2012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 p. A.

Original Title PRINCIPESSA LAURENTINA

Text by Bianca Pitzorno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yca S. p. A. , via Leopardi, 8 - 20123 Milano Italy - foreignrights@atlantyca.it- www.atlantyca.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主劳伦蒂娜/(意)皮佐尔诺著;孙双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41-6

I. ①公… II. ①皮…②孙…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7675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赵 迪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4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41-6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部分

背井离乡



第一章

多尔戈，六月二十七日。爷爷家的摆钟响了二十二下。芭芭拉待在那间永远属于她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设法入眠。但因为过于兴奋，她没有丝毫睡意。

今天是她假期的第一天。她是早上到的，这次不是从阿拉利亚过来，而是直接从米兰过来，也不像最近六年的每个夏天那样由爸爸接她。这次是妈妈送她回来的。自从离婚以后，妈妈是第一次回到多尔戈。

“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年老的卡尔琳娜四处宣扬这件事，她借着要做一顿特别午餐的名义逛遍了镇上的每一家商店，“她就这样儿来了，旁若无人地在鲁里家，毫无廉耻地挎着新老公，还挺着个八个月的大肚子！你们想想要是让阿莱西奥碰上她该怎么办！”



庆幸的是，芭芭拉的父亲阿莱西奥那几天正在荷兰，与几个朋友欢度一周的假期。爷爷张开双臂欢迎前儿媳的到来，他已经六年没有见过她了；他亲吻了她的双颊，慈祥地把她前额的头发捋到一边。“你脸色不好。坐车不舒服吧？你忘了咱们那几道弯儿有多可怕了？”

妈妈的新丈夫，正确的称呼是继父，正在从汽车上把芭芭拉的行李卸下来。

“到了！我们把你们的小姑娘安然无恙地给送回来了，就是路上她吐了两回。马尔切拉提醒过我那著名的三百一十七道弯儿，但我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恐怖。”

见面的气氛是友好的。但是当妈妈做出手势要拥抱爷爷的妹妹，姑奶奶埃尔维拉时，她伸出僵硬的手臂，不让妈妈靠近。“是因为她没有原谅妈妈还是因为她讨厌妈妈的大肚子呢？”芭芭拉自问道。

芭芭拉讨厌妈妈的大肚子。让她生气的是她的妈妈满不在乎地挺着肚子四处溜达。她甚至认为那是她骄傲的资本，仿佛要对所有人炫耀：“你们看见了？我，在这个岁数，还能恋爱，而且还能怀上孩子呢！”芭芭拉觉得这种事儿有失体统。她觉得妈妈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做这类事了。她已经四十四岁了，并且有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克劳迪奥，现在在一所美国的大学读书。她脑子里进水了吧，居然能想到谈恋爱，结婚，还让自己怀了孕？这一切可以发



生在几年之后的芭芭拉或她的伙伴身上,但不应该发生在妈妈的身上。

六年前,当父母分手的时候,芭芭拉曾觉得那是她平生遇到的最糟糕的事。但她那时并未想到,当他们其中的一个再婚的时候,情况会更加糟糕。

父母其中的一个,或是两个人都再婚,她现在极度害怕和她爸爸一起去荷兰的那些“朋友们”——事实上是“女性朋友们”,或者说应该说是个女性朋友。但无论如何是妈妈先迈出了这一步。为此她永远不会原谅她。

去年十月,她把两个孩子叫到屋里,红着脸说:“我要结婚了。”那让芭芭拉感到十分意外。当然也是由于妈妈马上接着说“我们搬到米兰生活”的缘故。

芭芭拉不愿意去米兰,死也不想去。她一直知道妈妈的男朋友劳伦佐住在米兰并在那里工作,以前她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只有周末时这个外人才会出现。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对他们三个人构成威胁。

米兰这座城市她只在学校组织出游的时候去过一次,她只记得游客通常参观的一些名胜:大教堂、圣安布罗焦教堂、斯福尔泽斯科城堡、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达·芬奇科技博物馆……但她并没有关注过街道、房屋和那里的人们。她知道在米兰住着



维多利亚众多表兄中的几位。但他们并不是特别讨人喜欢，她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去找他们的想法。

还有，问题不在于米兰。她不愿意离开阿拉利亚。即使是搬到巴黎或是美国西部或是博拉博拉岛她也不愿意，尽管这些是她在电影里和书里看到过的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她不愿意搬家，这只是其一，更让她接受不了的是转学。

一想起得跟最贴心的两个朋友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分开，她就无法忍受。还有，她不想和那个男人一起生活。现在，就因为妈妈爱上了那个人，她也必须跟着喜欢他么？直至那时，她一直容忍着他，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当是“宽大为怀，尊重他人”吧，这是瓦伦缇娜对她的规劝。但是，容忍一个每个月只匆匆地见两三面儿的人是一回事儿。与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在厕所门口穿着睡衣遇见他，把牙刷放在同一个杯子并且每天都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愿他喜欢吃鱼和牛肚，但愿他想不起来教训我，想不起来教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可不缺这个！他又不是我亲爹……”

还有就是她受不了妈妈的嗲声嗲气，那是恋人间才会有的故弄风骚。现在她向所有人宣布她要结婚的打算。准确地说是再婚，因为她已经结过婚了，上一次是和芭芭拉的父亲。在芭芭拉看来，他们之间的亲吻、在角落里拥抱、十指紧扣以及走路时贴在一起有点不太顾及颜面。她都替她感到丢人。



“我可不去米兰！”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克劳迪奥，想要在他那儿得到支持。

“别傻了。你得去，就这样。而且你会喜欢上那儿的。”哥哥这样回答她。反正他已经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注册了。至于妹妹得离开爸爸和她所留恋的一切，跟随那对鸳鸯住进他们的爱巢，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和爸爸一起过。”芭芭拉说道。

“做梦都别想。法官把你判给我了，现在让他把你赢回去，没门儿！”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而且，芭芭拉，”后来爸爸补充说，“你知道，我住的是单居。我没法带你。”

“他不想要我。他一点也不在乎我。他可以让我睡沙发啊。根本就是他想把房子空出来，方便他和他交往的那些糟糕透顶的女人鬼混。”芭芭拉绝望地想到，尽管她十分清楚，除了去年夏天的那个女演员之外，爸爸并没有和其他女人交往过，而那个女演员也和别的肥皂剧主角一起一去不回了。

“那我去多尔戈，和爷爷还有姑奶奶埃尔维拉一起住。”

“别说傻话。你明明知道多尔戈只有小学，明年秋天你就得上高中了。”

“那我就离家出走！”芭芭拉跟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发牢骚的时候扬言道。但是她明白那不可能。首先她没钱。其次，即使她



有钱,她又能去哪里呢?住旅馆,或者仅仅是租一间房子,他们都得管你要证件,你必须得是成人。而且如果妈妈报警说她失踪了,警察就会把她的相貌特征在全意大利公布,然后把她抓回来。

“你离家出走去美国吧。你可以去找辛迪拉·卢兹!”瓦伦缇娜的小弟弟斯德法诺这样建议。

辛迪拉·卢兹!梅利亚克的维奥兰特!那个肥皂剧!跟那个令人讨厌的小女演员的见面!那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仿佛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不过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在月亮宫的墙壁上还有火烧过的黑色痕迹,在爷爷家小壁炉的台架上还有芭芭拉、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身穿十八世纪服饰的照片。

然而芭芭拉不想去美国。她想继续留在阿拉利亚。她答应过丽列塔·潘卡尔蒂小姐上高中时会注册到她的班里。当然是跟瓦伦缇娜还有维多利亚一起。

但是妈妈几乎都没让她在阿拉利亚上完初三。十一月初,她刚结婚就把她带走了。

大人们替你做决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你没有任何办法反抗。无计可施的愤懑让你透不过气来。你觉得自己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苍蝇。你想做些叛逆的事情,但你就像大人掌心的玩物,它的意志一文不值,那种感觉简直令人躁狂。

与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分开的痛楚如此的强烈,芭芭拉甚至不愿想起。每天早上起床,她都知道没法看见坐在班里固定的座



位上的她们了。每当在街上看到点什么,或是一幅画,或是一幕街景,或是一个帅哥;每当读到一句话;每当冒出一个想法,她都知道没法再跟她们讲述了。

她想象着在阿拉利亚谁会坐在她的位置上,她甚至担心那个人会代替她在好朋友心中的位置。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的怀念折磨着她,她总是想着瓦伦缇娜家的旧台阶、维多利亚家宽大的白色窗帘、罗贝尔塔黏黏的亲吻,以及她对不能进入“大人”屋里玩儿的抱怨……

芭芭拉很快就讨厌米兰了。天气非常冷:一股油乎乎的冷气从衣服下面钻进来,而不是阿拉利亚冰凉干净如水晶一般的空气。在这儿每星期得用香波洗两次头发,尽管她每天换两次衬衫,领儿上也总有一道黑印。

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就仿佛后边有敌人追赶。“如果我倒在人行道上摔死,恐怕都没人回头看我一眼。”芭芭拉这样想。汽车也排着密密麻麻的队伍高速行驶着。过马路永远是冒险之举。

上学路上芭芭拉得乘坐两种交通工具:一趟有轨电车和一趟公共汽车。她总是站着,身子挂在把手上,书包带标志着她肩膀的存在,她摇摇晃晃,几乎被人群挤扁,时不时还会有恶心的老头把手放在她身上占便宜。她经常被气得哭出来。当她向妈妈描述这些时,妈妈对她的全部安慰只是对她说:“别像个胆小鬼。米兰所有的女孩子都坐电车。你必须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她从来不坐电车,理由是她怀孕了,拥挤的人群和急刹车对腹中的小孩不好。

芭芭拉唯一的安慰就是与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煲电话粥,打长途。总是她给她们俩打。当电话费账单到了的时候,继父把她叫到他的书房。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碰电话机,好吗?”

他指的自然是长途电话。为了保险他还在电话里装了计数器,每天晚上,在把门上两道锁和关好煤气阀门以前,他都先检查一下。

为此芭芭拉至少恨了他十五天。那是一种强烈的恨,刻骨的恨,恨不得想看着他在最残忍的折磨中死去。

现在三个好朋友只能靠写长信沟通了。但是这跟聊天完全不是一码事。

瓦伦缇娜喜欢摘抄,她把但丁的诗句寄给芭芭拉:

你必将抛弃一切最可宝贵,
最可珍惜的事物,这是“放逐的弓弩”
必将向你射来的第一支毒箭。
然后你必将体味到吃人家的面包
心里是如何心酸,在人家的楼梯上
上去下来,走的时候是多么艰难。



在那以前,芭芭拉从没想到过她有朝一日会吃着“人家的面包”。她立马跑到妈妈那儿问:“爸爸还给你伙食费吗?”

“我的那份没了,从我结婚他就不给了。克劳迪奥的那份也没了,他直接给他上大学用的钱。你的赡养费他还给我。但是我没用它,你知道吧。”

“干吗不用?”

“因为我们没必要用它。你自己看看,在劳伦佐的家里什么也不缺。你的那份我单给你存在存折里了。等你长大了会用上的。”

“可是我想让你现在就用。给我买的東西,我想让你用爸爸的钱付账。”

“芭芭拉,别胡闹了!我怎么付?买三公斤苹果……咱算算:芭芭拉晚饭吃几个苹果?两个?那就是八分之一公斤的苹果。我得用阿莱西奥给的钱买。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你是我的女儿,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劳伦佐和我结婚的时候就知道我有你。他很乐意你跟我们一起住。他很喜欢你。他也比你爸爸有钱。”

这一点芭芭拉看出来。在米兰的生活更富裕一些。公寓很大,而且是在高档社区。(“但是他不让我给阿拉利亚打电话!”)佣人每天都来,还在家政服务公司为即将出生的孩子预定了一个德国保姆。



劳伦佐的车很大,是深色的,很像电视里那些部长们开的车。继父还送给妈妈一辆运动款的小红车。(“但是他不让我给阿拉利亚打电话!”)他还答应在芭芭拉十四岁生日时送她一辆小摩托车。

上哪儿开啊?吸尾气去?让路上一道铁河似的汽车把我撞翻然后压扁在柏油路上?

“至少我的衣服和学校用的东西可以用那些钱买嘛。”芭芭拉坚持说,“还有我每周的零花钱、电车月票、电影票什么的……”

“好吧,好吧……”妈妈说。但她很清楚妈妈只是为了敷衍她。

因而芭芭拉为了自尊开始变得节俭,甚至是“吝啬”,她的继父这样说她。他送给芭芭拉的所有礼物都遭到了拒绝,为此他有点生气。芭芭拉不要新鞋或新衣服。她决定把现有的衣服穿到烂为止。写字的时候她连笔记本的边儿都用上,画画儿的时候她用一段小铅笔头,小到无法用手握住,她在旧书报摊儿上买书并且四处留意,想寻找些小活儿干干,来挣点儿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钱。但这并不容易,她才十三岁半,又在一座没有任何熟人的城市里。



第二章

妈妈看着她每个下午都情绪烦闷地在家晃来晃去，抗议道：“都两个月了，你怎么可能在学校一个朋友都没有！你的同学们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给茵提玛瑞家的孩子们打电话？”

芭芭拉没有回答。她把自己关回屋里，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连鞋也没脱。看着看着，她觉得眼睛都疼了，暖气的热度让她昏昏沉沉的。当她听见妈妈出门了或是在客厅里把电视打开的时候，她就悄悄溜进厨房给自己弄个小面包吃。自从来到米兰，她就老觉得饿，即使是刚从饭桌上离开的时候。但她不愿意让人发现她从冰箱里拿晚饭时候吃的奶酪或者火腿。因此她总是这儿抓一点儿，那儿抓一点儿，给自己做奇怪的大杂烩：黄油就泡菜，面包、果酱就燕麦饼，面包抹蛋黄酱、炸茄子、马斯卡朋奶酪就咸猪肉……



她的脑门儿和脸颊上时不时地就长出一片繁星似的青春痘。妈妈给她买了一种祛痘洗面奶，她每长一个青春痘，妈妈都对她大吼大叫：“你就喜欢变寒碜是吗？”继父笑着说：“到岁数了。”

但是维多利亚和瓦伦缇娜不长青春痘，起码不这么频繁。这是芭芭拉写信问她们后知道的。

爷爷也每半个月给她寄一封信。每当看到信箱里那印有多尔戈邮戳的灰色信封她就感到无比幸福，那上面用虽略显老气，却大气、优雅的字体写着爷爷家的地址。

那些信很温馨，写的都是镇上的最新动态，关于人的、天气的、动物的，甚至是树木的。有一次爷爷在信封里放了两张一万里拉的纸币，芭芭拉立马儿花了这些钱买了一大罐努黛拉巧克力酱，她把它藏在衣柜里的一擦毛衣后边。每当她难过的时候就白嘴儿吃两口，一勺一勺地搔着吃，不就面包也不就饼干。

“今天学上得怎么样？”每天晚饭的时候继父都这么问。

“挺好的。”芭芭拉简短地回答他，她说的不是真话。

“你觉得上课有困难吗？有什么科目需要复习一下吗？别不好意思。早下手比晚下手要好。”

“她一直是班级第一！你没看到她从早到晚总是看书吗！”妈妈气呼呼地反驳道。

她不知道芭芭拉在新学校里已经不是班级第一了。她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才入校，被分到一个有二十五个人的班里，那些孩子们